



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解冻与复苏： 1978—1982年中国杂文档案

► 王岩森 / 著 ◀

THAW AND RECOVERY—CHINESE ESSAYS, 1978—198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解冻与复苏： 1978—1982年中国杂文档案

王岩森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冻与复苏:1978~1982年中国杂文档案/王岩森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1

(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ISBN 978-7-5161-7024-3

I. ①解… II. ①王… III. ①杂文—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247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彬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35 千字
定 价 7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牛撇捺

王岩森教授继出版《“香花”与“毒草”：1955—1957年中国杂文档案》之后，又推出了学术力作——《解冻与复苏：1978—1982年中国杂文档案》。对于杂文界、文学界尤其文学史界，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有许多的方向和领域可供选择。选择杂文为研究方向，麻烦很多，危险性很大。记得岩森的第一本专著，辗转好几家出版社，耗时经年，迟迟不能出版，原因很简单，有些问题编辑拿不准，怕万一书中某些观点甚或一两句话让某些“权威”、“长官”之类不舒服，会连累到出版社“走麦城”。这一下马威对岩森不能说不严厉，但他没有退缩，没有停步。他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领域更加广泛，资料更加丰富，思维更加细密，剖析更加深刻。岩森研究杂文家，与杂文家具有同样的钙质和血性。

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进入了新的境界，有许多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地方，但也有许多让人性堕落、让政治污损、让历史蒙羞的事情。这表现在杂文领域，极为直接、形象、深刻、惨痛。历史是人们一步一步走出，一个字一个字码出的。有选择的记述不是真实的历史，遮盖血腥丑陋愚昧落后的所作所为的记述，是伪历史、引人重蹈覆辙的险恶历史。岩森不做矫饰的别有用心的所谓杂文史，他投入极大的精力，一张一张报纸，一本一本杂志，一部一部书籍，一份一份文件地去翻检，去甄别，去感知感悟感受，沙里淘金，为社会整理出了简单明了、微言大义、观点鲜明、指向明确、条理清晰，可以资学资政的杂文档案，其实也是人伦档案、道德档案、政治档案、学术档案，以杂文史折射思想解放史、政治史、社会发展史、国民生存史。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揭示了历史发展最深层的动力、最鲜活的轨迹，更为彻底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在治学的原则与精神上，岩森是持价值中立立场的。但在治学的目的与取向上，岩森又是价值偏移的。他始终站在民主、科学、人性、人道的立场。他的学术研究，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人们从历史中有感悟、有警醒、有敬畏，防止反胡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的历史重演，防止中国人不时地变回猴子甚至不如猴子。

岩森的“杂文档案”是座富矿，各色人等均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在读他的第一本“档案”时，在书的边角处写了不少正确的话错误的话以及废话，用他书中的材料，写了二三十篇杂文。我认为这是我读的最认真、受益最多的书之一。岩森的这本“档案”，我是较早的读者之一。粗粗读了一遍，已让我收获良多，有了创作杂文的冲动并有了一堆的题目。从这里看出，研究对于创作的支持与推动作用极大。为此，我不揣谫陋，愿为此书写上以上几句话。

谨为序。

2015年6月24日

目 录

序	牛撒捺 (1)
第一章 解放思想:1978 年中国杂文档案	(1)
第二章 拨乱反正:1979 年中国杂文档案	(42)
第三章 安定团结:1980 年中国杂文档案	(121)
第四章 反“左”反“右”:1981 年中国杂文档案	(200)
第五章 清理整顿:1982 年中国杂文档案	(262)
人名索引	(303)
参考文献	(308)
后记	(310)

第一章 解放思想:1978 年中国杂文档案

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要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基本结束。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转载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播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月27日—6月5日,全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文联、作协、音协、剧协、影协、舞协正式恢复工作。

10月10日—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

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12月13日,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

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2月16日，中美建交。

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并决定在组织上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突出和宣传个人，要加强集体领导的作用。全会公报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一月

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指出，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是日，张光年日记载：“迎来大好形势的一九七八年。读了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眼前一片光明。”^①

2日，《人民日报》发表岳平《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李洪林杂文《时间》。岳文指出：“‘四人帮’制造了一系列精神枷锁，设置了一系列思想禁区，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僵化。”

4日，《解放军报》发表道新（刘道新）杂文《“风派”人物脸谱初析》。文章说：“风派”的主要特征是看风使舵、投机取巧。有人给“风派”作了一首打油诗：“闻风色就变，灵魂大减价，投机已成癖，有奶便是妈”，可谓入木三分。

5日，《人民日报》发表刘金《“黑线”、“黑网”及其他》。

6日，是日，张光年日记载：“花了一整天时间，帮助阅改总政文化部为《人民日报》写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长文。次日上午，同总政文化部三同志谈了修改意见。”^②

① 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② 同上。

7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图书馆开放大批中外图书。

9日,《人民日报》发表邵华泽《文风和认识路线》(转载自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指出:“‘四人帮’搞的一套宣传,根本不需要以事实作基础,也根本不对任何事物作具体分析,有的只是拼凑起来的抽象的概念,空洞的词句,吓人的帽子,打人的棍子。”这是明确提出并阐述实践标准最早的文章。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金戈杂文《给“溜”派人物画个像》。文章说,有一种“溜”派,是两条路线斗争中常见的人物:明明跟着林彪、“四人帮”干了大量坏事,却装作一贯正确,一不检讨,二不改正,脚底擦油,溜之乎也。

15日,《解放军报》发表尚弓杂文《奉劝“震派”人物改恶从善》。“震派”人物的特点和手段是:“矛头向上”,打倒一切;以乱为纲,捣乱“有理”;拉帮结伙,大搞阴谋;唯我独“左”,拉大旗当虎皮。

16日,是日,张光年日记载:“上午李季来看我,稍后约了冯牧、丁宁先后来,漫谈恢复文联、作协及《文艺报》问题。我意目前条件不具备,晚点也好。丁宁传达了中央对文艺工作意见。”^①

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纲治文艺》。指出,这些年来,社会主义文艺之所以受到摧残,就是由于“四人帮”疯狂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他们不准提“百花齐放”的方针,肆意扼杀革命文艺,为他们大搞阴谋文艺创造条件;他们鼓吹“一家做主”的谬论,压制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正确意见,实行法西斯专政的一言堂。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年前夕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写的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

18日,新华社报道:昆曲《十五贯》在南京上演。

22日,《人民日报》发表潘际垞杂文《科学虐待狂》。文章说,“四人帮”把科学、知识视为罪恶,把知识分子看作专政对象。迫害科学是为了扼杀社会生产,也就是反对我们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反对四个现代化。

23日,《人民日报》发表孙长江《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郭罗基《来一个思想大解放》。郭文说:“离开了人民群众,不为千百万人着想,

^① 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对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那就只能离开真理了。”

24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泽厚《形象思维的解放》。

27日，《解放军报》以《读者对“溜派”“风派”“震派”人物的批判和忠告》为题，发表了7封读者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三种人物，他们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中林彪和‘四人帮’的毒太深；他们有着同‘四人帮’相类似的思想体系。这些人吃亏在于太不老实地。”

29日，是日，张光年日记载：“上午刘白羽来谈。冯牧来，同吃炒面，谈到筹备恢复作协及《文艺报》问题。中宣部关于恢复文联、作协的报告，中央已批示同意。”^①

31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淑娟杂文《斥“风派”“理论家”》、解斯杂文《反对形式主义》。

本月

《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北京文艺》第1期发表何文轩、杜书瀛《“根本任务论”剖析》。

《上海文艺》第1期发表巴金《“最后的时刻”》、江俊绪杂文《“四人帮”的“评论权”》。

《广东文艺》第1期发表社论《砸碎精神枷锁 繁荣文艺创作》、本刊记者《狠批反动黑论 砸碎精神枷锁》。

《红旗》第1期发表文化部批判组《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复旦学报》第1期发表徐连达《“清官”“贪官”优劣论》。

二月

1日，《人民日报》发表姜鹰《放开手脚 大胆创作》。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盛祖宏杂文《玻璃纤维与“四人帮”》。

3日，壮族民间歌舞剧《刘三姐》重新上演。

4日，《人民日报》刊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理论组《从禁锢图书看“四人帮”的愚民政策》。文章说，用大量封存图书的法西斯手法，抹掉革命前辈形象，摧残文艺百花，扼杀百家争鸣，扫荡文化遗产，掩盖自己罪

^① 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迹,妄图使广大人民群众不知党的优良传统,不懂科学文化,不会分析鉴别,不明事实真相,这就是“四人帮”所推行的愚民政策。

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评论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

7日,是日,张光年日记载:“中午得罗荪四日航信:市委组织部通知他,还有赵丹、白杨、黄佐临、吕复、柯灵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①

11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洪林杂文《从择优录取谈消灭差别》。

1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张琢杂文《学习鲁迅的求实精神》。

同日,《新华日报》发表毓璜、怀德杂文《余悸和余毒》。

22日,《人民日报》发表谢殿斌杂文《略论“捂派”》、余颂杂文《“纲”和“目”》。谢文指出:“这种人,既具有‘风派’的‘转’,又具有‘溜派’的‘滑’,还具有‘震派’的‘闹’等恶劣品质,至今还掌有一部分权力,在那里捂盖子,保自己。因为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捂盖子,姑且称为‘捂派’人物吧。”

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决不容许压制批评》、华泽(邵华泽)《假左真右和宁“左”勿右》。华文指出,“四人帮”被打倒一年多了,但他们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时至今日,“左”比右好这个东西还像一根铁索,紧紧框住一些人的头脑,障碍了批判“四人帮”的更加深入,障碍了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的充分发扬,障碍了党的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障碍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现在还不把“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加以澄清,更待何时?

本月

《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林默涵《关于题材》,批判“四人帮”的“题材决定论”。

《广东文艺》第2期发表本刊评论员《应该认真清除流毒》。

《文学评论》复刊号发表王朝闻《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蔡仪《批判反形象思维论》、唐弢《谈诗美》,以及冯牧、柯灵、洁泯、秦牧、赵寻、水夫、京南、谢华等写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

《红旗》第2期发表北京大学理论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① 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梁效》。

三月

11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理论动态》编辑部撰写)文章《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本报评论员文章《一定要让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起来》以及郭沫若(《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黎澍(《“四人帮”与社会科学》)、冯至(《“大”、“洋”、“古”是罪名吗?》)、邢贲思(《砸烂枷锁 迎头赶上》)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的书面讲话。特约评论员文章强调:“没有充分的人民民主,广大人民群众不可能真正地、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13日,周扬在外国文学规划座谈会讲话时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已经搞了半个世纪了,我很希望出现几个出色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出几本真正像样的有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我自己很惭愧,在这方面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14日,新华社报道:中共武汉市委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经营作风,点名批评红塔等四个皮鞋厂用马皮冒充牛皮等恶劣行为。

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丁伟志《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文章说,还有很多禁区横亘在社会科学界面前,“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是当务之急”。

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

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整顿就是革命》。

同日,《安徽日报》发表短评《决不容许打击报复》。

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成^①《标准只有一个》、徐占焜《斥“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张文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

27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述评《学习、学习、再学习》。

28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开展一个新的持久的学习运动》^②、秦牧杂文《鬣狗的风格》。

① 《人民日报》理论部张德成。

② 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撰写,沈宝祥执笔。

本月

《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李洪林《揭批“四人帮”是一场历史性大决战》、周振甫《从“四人帮”的假批孔看影射史学的破产》。李文指出,“四人帮”利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机会,给自己披上了一件“左派”的外衣,接过革命的口号,把它推向“左”的极端,否定十七年来的一切成就。周文强调,批判孔孟之道必须实事求是。

《哲学研究》第3期发表宋振庭《评“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

四月

1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述评《百家争鸣 发展科学》。

3日,《吉林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为啥落实政策慢腾腾?》。

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指出,我们党从来就是把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我们的宪法也明确规定了人民群众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

7日,是日,张光年日记载:“胡耀邦同志批回了我和李季同志四日写给他的信,同意发表赵树理遗作。”^①

8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哲学和宗教》。文章指出,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破坏,就是妄图把经过他们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就是要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搞信仰主义、蒙昧主义。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最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召开了揭批“四人帮”大会。哲学学会的同志着重揭露“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面目。他们说,“左”倾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本来是起码的政治常识。可是“四人帮”却把“左”说成是进步和革命,谁反“左”谁就是反对革命,这个谬论在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混乱,对党的作风破坏极大,只有加以深入批判,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够贯彻。

11日,《人民日报》以《“文艺黑线专政”论早已不得人心》为题加编者按发表黄燕军的来信。“编者按”指出:1974年2月9日,黄燕军同志给本报来信,大胆地对“文艺黑线专政”论提出了质疑。他实际上认为,这个谬论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否定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否定了

^① 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战线的成果，因而也否定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这封来信说明，“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早就不得人心，早就遭到革命群众的痛斥。这封来信也说明，在“四害”横行时候，真正敢于反潮流的人是有的，但不是张铁生之流，而是像这封信的作者这样的革命同志。

13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有一个好会风》、于是之《忆老舍》。特约评论员文章说，有些人总是不那么喜欢“群言堂”，而习惯于“一言堂”，觉得唯独自己的看法最高明。这就有点危险性。我们应当以历史为戒，彻底刷掉“四人帮”的流毒，永远不搞他们那一套恶劣作风。

同日，新华社报道：以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话剧《丹心谱》，连日来在北京上演，受到热烈欢迎。

14日，《人民日报》发表秦牧《青年人应该怎样选择生活道路》。

15日，《人民日报》发表陈铁健杂文《神化杂谈》。文章说，“四人帮”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之时，历史人物或遭鬼化，或被神化。神化或鬼化，都是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历史真相加以歪曲的结果。

16日，《人民日报》发表苏烈杂文《关公再战秦琼》。

18日，《人民日报》发表武培真《要真实 不要虚假》。

19日，《人民日报》发表石竹杂文《“脱离政治”辨》。文章说，“四人帮”挥舞“白专道路”大棒，胡说“专”，便是“脱离政治”；“脱离政治”，便是“白”。这种仇视科学、迫害科学的政治，是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的政治，是希特勒法西斯的政治。

25日，《人民日报》转载、刊登一组如何对待群众批评的文章（《不计较过激的言词》《不怕“过头话”》《闻过则喜》《“牢骚话”的背后》），并配发短评《正确对待来自群众的批评》。

本月

《人民文学》第4期刊载7篇来稿，肯定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新吉林》第4期发表刘耕路杂文《一门丑恶的“学问”》。文章说，“四害”横行期间，独有一门“学问”却兴旺发达起来，那就是“关系学”。掌握了它，就可以左右逢源，四通八达，升官发财，万事亨通。

《历史研究》第4期刊登编者《答读者——大家都来提倡自由讨论》。

五月

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新华书店开始发行《子夜》《家》《曹禺

选集》《安娜·卡列尼娜》《堂吉诃德》等重版的中外文学名著。

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科学和民主》(《理论动态》编辑部撰写)。指出,我们要估计到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专制主义遗毒、缺乏民主习惯和经济文化落后等不利因素,只有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广泛地实现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黎澍《民主与科学》。

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7日,《人民日报》发表刚主杂文《朱升的回答》、董学文杂文《鲁迅的“梯子之论”》、黄传会杂文《从“人梯”说开去》。

8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元彦《也谈“揠苗助长”》、王梓坤杂文《从陆游的经验谈起》、韩慕勤杂文《读万卷书》。刘文说,1974年7月,“四人帮”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发表了一篇题为《“揠苗助长”与“守株待兔”》的杂文。文章替“揠苗助长”翻案,为“四人帮”的极“左”手法辩护。谁知,拍马屁拍在马腿上,据说,这篇杂文发表后,立即遭到“四人帮”的批评,被斥为“愚蠢”。在揭批“四人帮”的假左真右的时候,重读一下这篇杂文,并索解它为什么受到“四人帮”的申斥,倒也不无意义。

9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刊登一组文章《不要“一言堂”》《主观武断害死人》《要善断,不能武断》《要耐心听取不同意见》。

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初稿由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撰写,经过《光明日报》社杨西光、马沛文,中央党校吴江、孙长江等的多次修改,最终由胡耀邦审定。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文章强调,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14日,《人民日报》报道:文化部对“四人帮”展开大揭批大清查。报道说,文化部是“四人帮”插手最早、控制最严、破坏最大、流毒最深的一个“重灾区”。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宋振庭杂文《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

同日,《解放军报》就该报最近选登古代不怕鬼的寓言故事和读者来信谈他们从中受到的教益,加了题为《斗鬼驱邪,解放思想》的编者按。

15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述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指出,多年以来,林彪、“四人帮”推行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教育战线上向党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大论战。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谁就是“右倾复辟”;谁提高教学水平,谁就是“业务挂帅”;谁提倡学习科学文化,谁就是“智育第一”;谁说教育质量下降,谁就是“九斤老太”。

17日,《人民日报》发表章云《斥“血统论”》、谭力夫《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章文指出:“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拿‘血统论’的大棒打人、整人;我们一些同志宁‘左’勿右,置党的政策、党的事业于不顾。这就使得‘血统论’这个反动的谬论,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

18日,周扬在参加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时对与会者说:“我看到你们很难过,我整过你们,伤害了很多朋友。……时间很长了,对不起大家。”^①

21日,《人民日报》刊登本报记者的文章《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编者按”说:“调查结果证明,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完全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蓄意编造出来的,是一个政治骗局。”发表郑伯琛杂文《“智识过剩”和铲除知识》,文章说:“任何时代,‘智识过剩’的观点和在人民中铲除知识的作法都是反动的。”

22日,新华社刊发记者来信《靠劳动好挣钱多是资本主义吗?》。

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繁荣文艺创作而奋斗》。强调,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继续深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批判阴谋文艺;批判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批判唯心主义的“三突出”的创作模式,等等。

^① 李辉:《与吴祖光谈周扬》,氏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24日,《人民日报》发表刘纲纪《蒙昧主义的反动谬论——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指出,“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蒙昧主义的反动谬论。他们宣扬这种蒙昧主义,是为了推行最黑暗最腐朽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

27日—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7日,周扬在会上作题为《在斗争中学习》的讲话。讲话在谈到文艺创作要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时说,还要表现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我们的作品过去很少写他们,一写他们就往往是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对他们多少带些讽刺的意味,虽然是善意的讽刺,而没有足够地写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和他们对祖国祖国的重大功绩。”在谈到双百方针时指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没有一定的学术自由,一定的民主空气是不行的,这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完全是两回事;在争鸣的过程中,不要把学术上的争论,动辄提到政治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中,也不要一切矛盾都看成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少量的,大量的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实施新宪法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31日,《解放军报》发表常巧章杂文《唯心史观批判三题》。

本月

《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林默涵《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王瑶《扫除污蔑,澄清是非——批判“四人帮”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谬论》。

《广东文艺》第5期发表吴有恒杂文《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红旗》第5期发表茅盾《漫谈文艺创作》,鼓励砸烂精神枷锁,解放思想。

《学术研究》(广州)复刊号发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楼栖《“四人帮”的反“写真实”论和阴谋文艺——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牧惠杂文《忠肝涂地》、原璞杂文《剥画皮》、廉锲杂文《招牌的效用》。

六月

8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大会师 大声讨 大进军——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侧记》。

9日,《文汇报》发表谷华《谈谈解放思想》。